

第十四回 貪利漢假一紮聳斷婚姻

詞云：

尚小一何奸，平白將無作有傳。美滿婚姻都掉破，何冤？不過貪他幾個錢。
搽料亦徒然，敗耶成耶還在天。空弄許多風與浪，平掀。到底掀翻自己船。

——《南鄉子》

話說宋彩正與母親妹子商量婚姻之事，忽一陣青衣人打進門來報捷，貼起報條來。看時，父親朱石已中了第三名會魁。合家歡喜無盡，忙忙的用酒食銀錢，打發了報人。才打發去報人，早又是縣尊來賀喜。急應酬了縣尊去後，又早是親戚朋友來賀喜。終日忙忙碌碌，竟將裴家之事擱起。

卻說常莪草自貼了二詩在宋家門上，再來看時，見揭了進去，知道他的圈套已套在宋采頭上。又喜宋彩認他不得，便只在左右，忽遠忽近，只立在宋家門前打探。但看見宋彩出便暗暗跟隨，先跟到縣前，還打聽得不明不白。後跟到通津橋李家，聞知李家有人在西平縣做四衙，便明知為此而來訪問，以為中計，滿心歡喜。因又想道：「這邊的念頭，這兩首詩打動他，倒也隱隱的有個絕意了。只是那邊的念頭，不動不變，如何得能在中間生釁，除非也造這一段狂妄輕薄之言，去觸怒她，使她動心方妙。」因存了一念，便一早一晚，只在宋家門前打探。

過不一日，忽打探得宋古玉中了進士。又過不多日，打探宋古玉殿在二甲第一，竟選了翰林庶吉士，心下甚不快，卻無可奈何。因暗想道：「他中進士，我雖阻他不得，他家女兒的婚姻，我卻能借此進士，造一段狂妄輕薄之言，去掉弔他的，聊以泄我不平之氣。但遲延不得了。若遲延了，裴家聞知他中了進士之信，差人來賀喜，便要露出馬腳來。」心下著急，便連夜奔回汝寧，因又尋著白孝立，送了他些山人事，復與他商量，求他用一妙計。

白孝立道：「他既中了進士，選入翰林，要行事便容易了。只消假他一封書，寄與本府府尊，托他去回絕了裴家兩頭親事，便一場事完了。」

常莪草道：「倘或字跡不對，看出假來，干係不小。」

白孝立道：「這但放心。他一個新進士，初入翰林。字跡並圖書尚無一在外，從何去辨。祝所托之事，又乃兒女婚姻，此間實事，並無關礙，自然不疑是假。府尊不疑，傳知裴鬆母子，便自然要深信。裴鬆母子若深信，便自然要怨恨叢生，與之斷絕。他們兩家斷絕，吾兄之心可謂遂矣。只是何以謝我？」

常莪草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吾兄既為小弟出此妙算，酬謝斷不敢輕，回去即當奉上。但事不可緩。」就立逼他代寫了朱石的一封假書。書上寫道：

眷侍弟宋石頓首拜

恭候

台禧

有副函

台台斗山望重，久肅遙瞻，光霽高風，遠睽親沐。然文章聲氣，諒有同心。內外臣僚，料無殊視。才入仕，奉公不久，公尚有待，何敢強言；乍釋褐，去私未遠，私正宜祛。是以特告：弟向食貧，曾借絳帳，棲於貴治之裴黃門宅上。雖蒙優禮，後已教成其子采芹泮水，報之無愧矣。曾於醉後戲謔，議及兒女婚姻。此皆一時附合之言，原不足據，祝聘定未行，又何所憑。彼此今既雲散，前言應付水流。但恐小弟僥倖，彼不知弟已忘情，尚疑畏而有待。若不示知，是誤之也。是以持此，上懇台台，命之別求月老，使紅絲不致終無著落，則彼此幸甚！

白孝立寫完，付與常莪草看了，歡喜不過，忙尋個慣寫官書的寫了。又央一個走報的，同著京報，打到府裡來。

府尊見了，已知宋石是新新選翰林，又見書中無什關係，自然認真。忙叫人請了裴鬆來，將書付與他看。裴鬆看了一遍，直氣得渾身亂抖，連話都說不出來。府尊見他如此，因說道：「裴生員何必如此，他既忘情，你家門楣也不小，就別嫁別娶，也未為不可。」說罷，就叫堂吏收了書去。

裴鬆欲要告訴前情，又想告訴也無益，遂一言不發，只謝了府尊，走回家來，對著母親並妹子，只是咨嗟歎氣道：「天下之事，再料不定。天下之人，再看不出。」

裴夫人忙問道：「府尊請你去，有什麼話說，卻這等懊惱？莫非曉得你丈人中了進士，叫你差人備禮去賀他？」裴鬆道：「若是叫孩兒去賀丈人，倒是順事了，孩兒為何懊惱？」

裴夫人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

裴鬆道：「轉是宋先生有書與府尊，說他如今新選入翰林，聲價貴重。我家向日所議二婚，乃是醉後戲言，並無聘定，不足為信。恐我執守，欲托府尊來回絕。人心一變至此，母親妹妹，妳道可好笑嗎？」

裴夫人聽了，不覺大怒道：「這宋先生在我家做西賓，我們也待他不薄。一家大小，還都道他一個君子人。誰知轉眼無情，直至如此。就是這兩段婚姻，皆是賀知府為他貪我門楣的一團好意，也不是我家曉得你寒儒今日新入翰林，先來攀你。就是你今日入了翰林，也壓我吏科不倒，為何便悻悻然寫信與知府，叫他來辭婚。他前日一中了進士，我還打算叫人備禮去賀他。倒是不曾去，若去了豈不討他個沒趣。」

因叫裴鬆到面前，吩咐道：「我兒，世事人情，大都如此。你須能力功名，為父母爭氣。」

裴鬆道：「母親吩咐，敢不盡心。」

母子二人，只數說宋先生無情。紫仙小姐在旁，口也不開。裴夫人因問道：「我兒，妳聽了這些話，難道不氣，為何不做一聲？」

紫仙道：「不是孩兒不做聲。孩兒但想此事，尚有許多不確。」

裴鬆道：「妹妹這想就差了。若是別人傳信，還有可疑。府尊一個黃堂太守，若不是宋古玉真真寄書於他，誰敢有假？就假，或是說情，或是求賄，也不犯著假到我家婚姻之事，有什麼不確？」

紫仙道：「這寄書之事，可假可真，一時難辨。只想這宋先生，若果是以當時酒後戲言，誤許婚姻，今日才中了進士，才選入翰林，恐怕我家虛望，忙忙急急，就寫書托府尊回復我家，這便是一個有信有行的君子人了。若果係一個有信行的君子人，則當日賀知府這番內外分詠紅絲之舉，又將紅絲之詠交換收執，豈不比聘定更加一信，哪有個竟認為戲言之理。若說這宋先生是個無品行之人，既得進步，便自去干他那狂妄之事，就是你執前議去尋他，他只認定做無聘定戲言不理，你也沒奈何他何，哪裡就匆匆來辨是真是戲？若肯來辭，則良心未喪，定不負心。母親、哥哥還須細察。」

裴鬆道：「府尊叫我去公堂上，當面吩咐，難道是假？府尊若不是宋先生寄書與他，他哪裡得知我家婚姻之事，叫我去吩咐，難道也是假。事既不假，叫我怎生去細察？」

裴天人道：「此時雖沒處去察，你妹子這一論，卻也論得有理。況你兄妹年紀尚小，還不到急求嫁娶之時。若此時聞信，便妄發言語，倘事有未確，豈非贖自我開。若此時急去周旋，倘不敦舊好，定然取辱。莫若且將此事丟開，只上心去讀書，以圖繼父親的書香。若是此事內有差訛，則婚姻自在。若是他果負盟，你能上進，再婚未晚。」

裴鬆道：「母親之論，甚是有理，只合如此。」自此之後，便不思量備禮差人去賀喜了，不題。正是：

人間最毒是陰謀，專在中間弄虛頭。

慫恿這頭愁不了，那頭挑撥恨無休。

常莪草打聽得府尊叫了裴鬆去吩咐一番，知為此書之故。又打聽得裴家竟不差人去賀喜，兩邊婚姻隱隱有個斷意，滿心歡喜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宋彩因父親中了進士，又選入翰林，接連連的賀客填門，只忙了數月，方才稍定。閒中細細檢點，凡係親友，遠遠近近，無不盡來賀喜，獨有汝寧裴給事家，莫說禮物，連問候的帖子也沒一個。心下一發認真是她女兒嫁了西平知縣，哪有嘴臉復來賀喜。遂暗暗與母親商量，要將妹子另許別人。皮氏不敢做主，因也暗暗與蘿姑商量。蘿姑聽說，不覺變了顏色道：「母親此言大差。婚姻之禮，各有配偶。花自花，鳥自鳥，不是牽連得的。紅絲之詠，雖同出一時，男女之配，雖同在一家，然哥哥是哥哥之連理，孩兒是孩兒之鴛鴦，豈可因連理蒙冤，而鴛鴦拆散，斷乎不可，要望母親做主。」

皮氏道：「這也是一時偶然之言。我兒既不喜，便不須提起了。」也就暗暗的回了宋彩。

宋彩見母親回了，雖不敢復言，卻暗暗自算道：「若論婚姻，兩家俱是同結的。我家女兒既守定嫁他，她家的女兒也就該守定嫁我。她家女兒既貪一時富貴，嫁了別人，難道我家女兒便沒人娶，定要呆呆的苦著嫁他，實實不服。這一口悶氣，如何得平。今母親聽了妹子之言，聳她不動，莫若借定省之名，進京去與父親商量一番。」

主意定了，遂對母親說道：「父親初入翰苑，素有才名，著作應多，還家尚不知在何日。此時賀客已稀，孩兒在家無事，欲進京定省一番，少申子職。不知母親以為可否？」

皮氏道：「你父親中後，還不曾看見自家骨肉。你去定省一番，免他記念也好。但家中無人，若無事，須早早歸來讀書要緊，不可久為荒廢。」

宋彩領了母親之命，便忙忙打點，帶了兩個家人，竟進京來。不十數日，到了京師，訪著寓所，就來拜見。宋古玉見兒子到了，甚是喜歡。先問過母女平安之事，就問他學問荒勤。問完了正事，父子閒坐，宋彩方將賀客送的禮物帳簿，呈與父親觀看。

宋古玉看了半晌，見親戚朋友，雖禮物輕重不同，卻無一人不到，獨有河南汝寧新結親的裴給事家，竟無名字在上面。因暗想：「她未結親時，她在我面上，用了許備情面。今既結了兩重兒女親家，我又遭際了這一步，雖說是道路隔遠，也沒個不來賀喜之理。」

因問兒子道：「裴親母家，為何竟不寫在上面？」

宋彩因說道：「這件異常之事，說來真令人氣殺，又令人恨殺。」

宋古玉聽了，吃驚道：「婚姻有什異常？」

宋彩因將有人帖詩在門上，報告西平縣知縣娶了裴給事女兒之事，及訪問四衙曾親陪娶並合城皆知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

宋古玉聽了，微笑道：「哪有此理，我必不信！」

宋彩道：「孩兒初也不信。直至今父親大捷，竟不遣一人來賀，豈兒女親家之理。自然是女兒別嫁，羞慚不敢見面。」

宋古玉聽了，沉吟半晌，又說道：「天下事冤屈甚多，我兒不可泥於耳目之見。當時我被強盜扳害，只恨強盜，誰知是你娘舅暗作惡。今此婚姻，忽然有變，就事論事，自然是裴夫人與裴青史貪知縣之榮而變心。然我看裴夫人行事有方，出言不苟；裴青史循規蹈矩，不行非禮，皆非趨勢背盟之人。況西平一知縣，也只有限。你雖說合郡皆知，我只疑中還有他故。這兩家婚姻，原是賀姑夫為媒，一力撮合而成。須得他一探問，方知委曲。無奈又遠任湖廣，往來作書，又甚是不便。我若論昔日師生，寫一書去責問他，未為不可。但又恐未確，一旦墮入奸計，豈不貽於將來。莫若寫一書寄與汝寧太守，煩他將裴家嫁西平之事，細細察明，回復於我，便知詳細了。」

宋彩聽了，大喜道：「若是父親自寫書與汝寧太守，更簡便。須速速寫去，托他為妙。」宋古玉答應了。過不得幾日，果寫了一封書，叫報上打去。宋彩見報上打了書去，在父親任上無事，遂辭了還家去，候信不題。正是：

慢說忘情情不忘，三回四轉費思量。

不然節義兼人品，哪個知他短與長。

卻說常莪草央白孝立做了兩首詩，挑動了宋彩之氣，懷恨裴家，不通言問；又央白孝立寫了一封書與汝寧知府，回絕了裴家之婚，使裴家母子仇怨宋家不已，並無一人往來。奸計得矣，十分快心。所許白孝立之物，謝禮，便今日捱明日，前月改後月，拖欠了竟不捨得與他。

白孝立催討了許多時，見不出手，因懷恨道：「他在急頭上，要我替他做詩寫書，便滿口沙糖，甜得甜蜜蜜。今日事已遂心，便過了廟兒不下雨，竟將我丟開不理。所許之物，討到如今，竟成畫餅，叫我怎生氣得他過。我想明年又該鄉試，我在汝寧，心裏沒

分，何不悄悄進京去，將此信知宋翰林，使他來與常狗作對，以泄我之氣。等常狗事敗，再來求我，方知悔已遲矣。我若借此奉承得宋翰林歡喜，尋個機會，加納了監生，便年年有科舉，妙不可言矣。」算計定了，遂暗暗打點入京，不題。正是：

只思驅虎去傷人，不思回頭咬自身；

到得自身全咬破，惡人方悔誤相親。

都說汝寧知府一日閱報，忽見了宋古玉之書。細看書中之意，卻是托他打聽裴給事家嫁女與西平知縣之事，忽想起前事來道：

「我還記得他已曾有過一封書來，托我辭絕裴家婚姻。我已喚了裴生，當面吩咐了。為何今日又有書來，叫我去查金知縣聘娶裴家女兒之事。出乎反乎，叫我為官的怎好喚他來又改口說起。朝三暮四，成何體統。莫若尋出原書繳還他，看他再有何說？」因叫吏員在舊牘中，查出原書來。又寫了一封回書，並一道回文，仍打在報中，叫書房中人寄了送去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雪消山現，水落石出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賽紅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